

2020 年，我六十二歲，這是我生命中非常煎熬的一年，加上世界性的新冠肺炎(Covid-19) 病毒傳播，這也是台灣和全世界面對疫情的開始。

2019 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那天，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的編輯趙奶奶告知，她經常餵食的流浪貓家庭，有隻頑皮好奇的小貓從高處躍下，進入狗的領域，被神父收養的兩隻狗撕咬。她衝出去救下這隻貓，立即送到動物醫院急救。醫生說這隻貓需要截肢，她家有狗，無法再收養，誰會收養一隻三隻腳的貓呢？我即刻承諾收養這隻小貓，取名小聖誕（法文 Noel）。十二月二十七日小聖誕接受截肢手術，十二月三十日我第一次去看牠。牠是一隻虎斑貓，兩個月大。一月四日我第三次去動物醫院看牠，醫生說牠手術後的復原情況不好。醫院晚上打烊之後就沒有人，小聖誕的傷口經常觸碰到自己的糞便，醫生建議我帶回家自己照顧。醫生速成式地教我如何照顧，我就帶小聖誕回家了。

小聖誕剛回來情況不錯，我給牠預備的東西，牠都很喜歡吃，但是在一月五日晚上我可能犯下錯誤，給牠服用消炎藥，沒用灌夠水。六日小聖誕開始不吃東西，我帶回醫院，醫生再次作清創手術，當晚帶回。一月七日，小聖誕持續不吃並嘔吐，我上網找到一個附近老字號的動物醫院去治療。醫生說前面一個醫院給的塗抹傷口的藥膏是錯誤的，導致傷口無法癒合！醫生抽血作了檢查，又打了五重療效的針。我問醫生，小聖誕有沒有生命危險，醫生說絕無問題。當天晚上，我抱著小聖誕的時候，牠以虛弱的體力從我胸前爬到臉頰，靠著我的右臉，又轉到左臉靠著我。我驚訝和喜悅，牠是這樣愛我，使我對貓咪的印象完全改觀。晚上九點，我把牠放回窩裡。夜裡牠大聲唉叫一聲，嘔吐滿身，我急忙起來，把牠清理乾淨，抱著牠，很快就發現牠的身體僵硬了。小聖誕！小聖誕！

我央求趙奶奶協助，讓小聖誕安葬在牠出生的輔仁神學院。門房歐小姐同意讓我把小聖誕埋在她養護的花圃，太感謝她了。一月八日早上，我親手挖坑，把小聖誕安葬在牠熟悉的這塊地方。

我曾告訴小聖誕，牠好起來，我要帶牠去河濱公園散步。小聖誕去天家了，我經常清早由古亭河濱公園走到寶藏巖，一路想念牠。二月四日清晨我看見一隻孱弱的小鴿子在永福橋下的沙坑旁，好像才離巢不久，我就把牠帶回家，因為是在永福橋下抱回，取名永福，後來改名勇福，激勵牠也鼓勵我：有勇氣就有福氣。二月七日我帶勇福去賽鴿醫院檢查，醫生說牠感染了「新城疫」，正式名稱是「副黏液病毒」，又稱「巴拉米哥」。

新城疫是鴿子極為嚴重的疾病，死亡率很高，不過我曾經照顧過一隻相同病症的鴿子大恩。大恩的頭總是低垂向地，醫生說這是牠的神經失調，牠需要非常周全的照顧和良好的環境才有機會康復。後來大恩的頭慢慢抬起，完全康復，重新飛向天空。雖然勇福的情況很糟糕，我對牠還是滿懷希望。病毒攻擊勇福的消化、呼吸和腦神經系統，牠接續

出現水便、呼吸喘息聲和咳血，最嚴重的是牠的頭經常無法控制地貼地磨擦，後退轉圈，顯得痛苦不已，經常滿眼沾滿糞便。咳血的問題怎麼辦，我是給牠服用雲南白藥，竟然好了！我除了想辦法幫助牠外，只能不斷禱告！

勇福很勇敢，奮力與病毒搏鬥，三月和四月我兩次回台南探望母親都帶著勇福，牠安安靜靜在籠子裡。我發現牠把頭貼地的次數逐漸減少，感謝主，牠漸漸康復了！五月中，勇福完全康復，成了「帥鴿」，但牠不會飛。多次我把勇福帶到公園，把牠拋向空中，牠就落下來。唉！我不會飛，怎麼教牠飛呢？

2020年二月，新冠肺炎開始擴散，二月六日大陸人禁止入境，二月七日港澳人士禁止入境。二月，台灣也開始有人感染，持續擴散，市面上大家搶購口罩。詩班也為了是否要戴口罩練習和獻詩，大家有不同的意見。老師要求大家獻詩的時候不能戴口罩，有一位姊妹曾經罹患癌症，不想脫下口罩，因此就離開了詩班。每一件事情的決定很難有對錯之分，我隨著年紀越長，越覺得彼此體諒是很重要的。

記得我剛到德國時，去一個教會。獻詩的時候，班員各自從會眾中的座位站起來，走到台前，聚在一起唱詩歌。沒有排隊，沒有詩袍，沒有詩班專屬的座位！我當時感覺，哇！怎麼這麼沒規矩！幾年之後，我才知道台灣教會深受美國影響，許多規矩只是習慣而已。德國和瑞士的教會沒有週報，聖餐餅是切塊的吐司麵包，聖餐杯是傳一個銀杯大家喝，每人轉個方向喝，一排人喝完，服事的人用布擦一圈杯口，再給下一排傳著喝。

五月二十八日我回台南探望媽媽，勇福已經痊癒，讓牠單獨在台北。由於新冠肺炎，媽媽參加的教會團契和國畫班都停課了，老家旁邊的鄰居也都去世或搬遷，一排五戶的宿舍，只有剩下九三高齡的媽媽一個人。媽媽九十之後，無法再煮飯給哥哥一家吃，有幾個月哥哥請人外送四菜一湯的晚餐來，但是因菜色缺少變化，後來大家都吃膩了，就停止訂餐，哥哥一家也不來吃飯了。媽媽跟著隔壁幼兒園搭夥，午餐去拿飯回來吃。我到現在都不明白，為何一個國立大學附屬小學幼兒園的午餐那麼差！幾乎看不到一塊肉，偶爾會有一丁點碎肉在稀飯裡！失智的媽媽認定她很窮，總是捨不得吃好的，常常把中午拿的午餐吃到晚上。我買的安素、益生菌，媽媽很少想到去吃，以致被診斷出營養不良。我認為媽媽的失智症與她的飲食密切相關，腦部缺少能量，造成腦神經萎縮。

二十八日我清早回到台南，在老家旁邊學校操場遇到幾位認識媽媽的人。有一人對我說：「妳要把媽媽帶去台北，她頭腦壞了！有幾次，天很冷，她穿著單薄的睡衣，慌張地從家裡跑出來問我，今天是星期幾？」我接連遇到的人都告訴我，我應該把媽媽帶到台北照顧。過去，我也問過媽媽，要帶她到台北和我一起住，都被她拒絕了。這次，我再次問媽媽：「妳跟我去台北吧？」媽媽答應了！媽媽的同意，意味著她知道自已無法再一個人獨居了，同時也暗示了她明白跟著我是正確的。

趕快動起來！當天我帶媽媽補辦了她找不到的身分證和健保卡，媽媽也打包她日常需要的衣物，她用一條條大布巾把衣服放中間綁成包袱，好像古代的人。晚上，有三位媽媽教會的好姐妹來看她，為我們祈禱，其中劉姐妹是台北嫁到台南的人，熟悉台北的社會福利，她叮囑我，到達台北要找長期照顧的政府支援。

2020 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清早台南府前浸信會的楊牧師來訪，在媽媽和我出發前為我們禱告。我開車，載媽媽和一車的衣物，順利來到台北廈門街的住所，這個房子很大，媽媽自己有一間房間。當天晚上，我要求媽媽開始寫日記，她和我各寫一本，由我口述，媽媽和我都記下來。我認為這樣可以幫助媽媽的頭腦思考，手也能多動。媽媽個性溫和，我說甚麼，她就聽我的。五月二十九日媽媽的日記寫道：

今天早上楊素英來家看我，為我寿（禱）告，八點多，我和女兒預備出發到台北住。兒子和他的女朋友來幫忙搬東西上車。我和女兒順利到到達台北。

輕度失智的媽媽，「禱」寫成「寿」，「到達」多寫了一個「到」。整個思想和書寫還是非常不錯的。後來日記寫多了，她聽我說之後，還會自己變更句子的寫法。

五月三十一日星期日，我在忠孝之家講道，並在中飯後帶領查經。此後，我帶著媽媽每周六下午在懷恩堂純心詩班練習，每月兩次我在周六晚崇拜的獻詩，媽媽就坐在台下。我星期日在不同教會講道，媽媽沒有一次不願意同行。我非常感謝上帝，能夠與媽媽一起事奉。

六月一日我帶媽媽去福隆海水浴場看沙雕。當我們脫下鞋，光腳走在沙灘上，我驚訝地發現媽媽的腳趾甲有問題。她的右腳有嚴重的拇趾外翻，第二個腳趾搭在腳拇趾上面，也有輕微的灰趾甲，還有捲甲和厚甲。她的左腳灰趾甲情況較差，尤其拇趾極為嚴重，整個變色變形壞死。我突然感覺很羞愧，從來都不知道媽媽的腳是這樣，還常埋怨她不喜歡走路。另一方面，我也認為媽媽實在是很輕忽自己的腳，可能她不知道這要怎樣治療吧！

中華路二段和國興路交口新開一家店，名叫「醫甲館」，專門替人修剪腳趾甲，並提供捲甲的矯正。六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下午我帶媽媽第一次就診，正好見到了創辦醫甲館的嚴醫生，當天花了 2500 元。從此媽媽就成為常客，每一兩個月去修剪一次腳趾，並浸泡藥水，700 元。2022 年九月他們在媽媽右腳拇趾上安裝一片德國進口的鋼片，可以把捲甲拉正，不刺痛媽媽的拇趾，要價三千元。醫甲館的環境和設備看起來衛生清潔，健甲師技術優異、服務親切，我們尤其喜歡一位王小姐，她和藹可親，是個基督徒。

我每星期三和星期日兩次給媽媽塗法國進口的藥水「樂指利」，小小一罐要價兩千多。經過幾年，媽媽的右腳灰趾甲完全好了，拇趾外翻也有改善，但是左腳的拇趾灰趾甲進

展緩慢。年紀大的人趾甲生長速度慢，在媽媽有生之年，這一切的努力都來不及治好她左腳的灰趾甲，但是我看著她的腳趾日漸恢復正常和美麗，感覺很高興。

話說回來，五月二十九日在媽媽突然來到台北跟我住之後，面對生活完全不同的改變，我內心壓力非常大。從前我出入自由，騎摩托車快速往返，要去哪就去哪，要吃甚麼就吃甚麼。現在我處處受限制，一切都得配合媽媽。我每天晚上失眠，而且感覺胸悶，心臟不舒服，我感覺媽媽也不容易適應，只是她都沒有說。六月八日，媽媽夜裡起來，翻找她的東西，哭著說找不到台南家的鑰匙！九日清晨，我到五點天亮都無法入睡。我到媽媽房間，握著她的手禱告，懇求上帝幫助我們，我實在沒有辦法排解壓力，禱告結束，我們都哭了。感謝有耶穌，我們有呼求的對象。

同安街有個中醫診所，劉醫生有些年紀，也有經驗，六月九日我去尋求她的協助。她很有耐心地聽我陳述，教導我：「妳不要想未來，也不要想過去，只要想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她把脈判斷我的胸悶和心臟不舒服，是因為照顧媽媽的壓力造成的，她給我開舒緩壓力的科學中藥。劉醫生成為我重要的依靠，她的診所離家不遠，就診的人少，不必排隊等很久。我與媽媽有身體狀況就找她，她的看診還包括了聽我訴苦和安慰鼓勵，甚至我後來獨自搬家的時候，請她給我開強筋健骨的藥，也很管用。感謝上帝！

很奇妙！媽媽來了台北之後，我接的工作也陸續完成或結束。我的收入略為減少，但是媽媽有退休金的 18%優惠利息，還有六千元房租收入，我們的生活沒有問題。遺憾的是媽媽總認為她沒有錢，剛開始帶她去美容院洗頭髮，她就哭泣，說：「我來台北都是花妳的錢！」我要一次又一次說明，她有錢！我可能傳道人當久了，從來不計算錢是花誰的，反正該花就花，能省就省。上帝幾十年來帶領我，看似窮困，卻也從沒賒欠房租，也從不需要向人借錢。

藉由台南浸信會劉姐妹的指點，我五月二十九日把媽媽帶到台北後，六月一日就尋找台北市政府的長照資源，電話 1966。六月二日我帶媽媽去參訪位於貴陽街的中正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簡稱中正老服，由紅十字會承辦），蔡主任親切地介紹並了解我們的狀況。隔天早上，我們參訪了位於杭州南路的另一家日照中心。兩家日照中心看完，媽媽和我都對中正老服較為滿意：小班制、中餐和點心很好、寬敞的活動空間、明亮整潔的環境、四樓有運動遊戲場所，屋頂還有菜園。當天下午我就打電話告訴蔡主任，我們決定要在他們的日照中心排隊等候空位。蔡主任說大約要排三到六個月，我說，我是在家工作能夠照顧母親，我們願意等！

六月我開車載媽媽返回台南兩天，整理家裡大量的物品，並處理一些搬遷的事情。七月回去兩天，到市立醫院領取媽媽的病歷，八月又回去兩天，搬來媽媽冬季的衣服。每次回去都篩選要搬到台北、要送人和要丟棄的物品。我無法搬來那麼多，因此丟棄大量物品，包括數百卷我在瑞士講道的錄音帶、數千張照片。九月十月我開始處理台北新居的

整修和搬遷，沒有回台南。十一月十九日我們在台南大學附屬小學簽字交還學校宿舍，這個我從小到大居住的地方已經有多處破損，但是每一個角落都有童年的回憶。還算新的冰箱和洗衣機有位校工要買，我決定送給她，但是拜託她協助處理我無法再清理的物品，她欣然同意，雙方都很歡喜。

十二月最後一次帶媽媽回台南，朋友一同返南，居住在大南門附近的民宿，此後媽媽的體力和智力日漸衰弱，雖然她常吵著要「回家」，但我考慮整體狀況，就沒有再帶媽媽回台南了。有一次我的同學返回附小老家拍了照片傳來，媽媽看了說不知道是哪裡，又猜是孔廟。在媽媽腦海裡的「家」是她童年在成功路的家，而那裡早就不是原來的模樣，我至今也不知道，在媽媽後來不斷吵著要回家的日子，我是否應該帶她回台南看看？

六月二十八日星期日，我在南京東路八德浸信會講道，下午帶媽媽去醫甲館。我們先搭捷運到達西門站，再轉公車去中華路國興路口。205 公車來了，我們上車看前面的兩旁座位都是空的，我就跟媽媽說，她先去坐，我得刷卡。不料，駕駛猛然起步，媽媽向車後跌走兩步，雙膝落地，摔在座椅前，撞到座椅。我急忙扶起媽媽，叫說「她九十三歲了！」我盯著司機的名字看，媽媽說她還好，我想自己也有錯，就算了。

隔天，我帶媽媽去郵政醫院檢查，媽媽的兩個膝關節都是人工的，完全無損，胸部骨頭也沒事，但是媽媽說胸部疼痛，應該是有挫傷。周二我帶媽媽去同安中醫，劉醫生替媽媽拔罐並開藥，媽媽逐漸康復，感謝神！我學到一個功課，帶媽媽搭車，一定要把她扶到坐好，再去刷卡。2021 年的農曆年前，有位我在河濱公園認識多年的朋友在公車上摔倒而離世。這位劉先生曾經是雙和市場自治會會長，少時犧牲學業，賣魚供給弟妹完成學業，他自學中文有成，還會寫古文。劉會長為人正直善良，多次來家裡關心我們母女。他離世後兩個月我才知道消息，從此我再也不帶母親搭乘公車。

七月七日中正老服打電話來，媽媽可以去上課了！感謝神奇妙的恩典，我們六月二號開始排隊，只有等了一個多月幾天就有名額。我想，媽媽高齡，有高學歷，個性溫和善良，行動自如，只有輕微失智，可能是被優先錄取的因素吧！接著，我替媽媽寫自傳，申請台南市立醫院失智症的病歷，安排媽媽身體檢查，預備媽媽去日間照顧中心（簡稱日照）所需的物品。七月十六日媽媽開始在日照試讀，五天試讀在二十二日結束。當天日照與我簽約，媽媽開始「上學」啦！每天早上九點左右我把媽媽載去學校，下午四點左右去接媽媽回家。媽媽被分在「玫瑰班」，全班九人，由一位老師照顧。

媽媽非常喜歡日照的課程，每天的課程都不一樣，主要活動在三樓，有著色畫、貼畫、讀報、體操、遊戲、分享、算數、學習新知，有時去四樓作體能活動，去頂樓菜園摘果或去二樓大廳看表演。媽媽有一本手冊，每天我看老師紀錄媽媽的食慾、午睡、精神狀況、活動量和健康狀況（體溫、血壓），以及老師寫給我的事項，並且簽名。哈哈！媽媽是學生，我成了家長。媽媽去日照的這段時間，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若請朋友來

家裡吃飯，只要朋友願意，就載他們一起去接媽媽放學，讓她們看看媽媽，也讓媽媽多接觸我的朋友，我非常感謝對我們付出關懷的朋友。

媽媽上學了！我帶媽媽去我多年信賴的「視準」，重配了眼鏡。媽媽的假牙有些刺到牙肉，會痛，也重作了上排，下排醫生說修一修就仍然可使用，我真感謝這家「仁崇牙科」，兩萬一千元，去三次全部搞定。之前去的一家牙科診所，醫生說上下都要重作，先作下排，六萬五千元。醫生要我下樓跟護士約時間，樓下的護士要我回家再考慮！這使我覺得奇怪，才到處打聽到底作假牙要多少錢。原來，牙齒的行情有如此懸殊的差異！感謝上帝保守我們，沒有花太高的費用！

話說回來，我家裡還有一隻不會飛的鴿子勇福。住四樓的沈先生看我把鴿子放在屋裡當雞養，勸我每天早晨和媽媽去河濱公園活動，要把勇福帶去學飛。說得有理，隔天，八月二十六日清晨，我就抱著勇福去公園。說也奇怪，勇福那天頻頻輕輕啄我的手臂，有如告別！到了公園，我把牠放在常有鴿子聚集的地方。媽媽和我在溜冰場活動筋骨，我跑步經過勇福，看到有一隻鴿子向勇福不斷鞠躬，表示追求。哇！勇福好美，第一次來就有人追！我與媽媽活動完，去帶勇福回家，牠竟然不在那裡了！其他鴿子也都不在那裡了！勇福和朋友飛走了！太棒了！我流淚不捨，但也為勇福與同伴飛向天空感謝神！

原來，神的安排超乎預期。八月二十六日中午接到房東兒子來電，他們要賣房子分遺產，我必須搬家了！我正好八月可完成百科全書的工作，九月開始努力找房子。我非常積極地看房子，只要還可以就願意租，但是接連三處被屋主拒絕。九月六日我在榮美講道，我向弟兄姐妹發出邀請：「請與我一起來看上帝如何對待我？」租不到，那就來買現在住的房子，房東開價 1800 萬，我和媽媽只能出 900 萬。沒想到抵押貸款也辦不成，必須有年輕的連帶保證人，而且只能貸二十年，每月要付兩萬六千。銀行承辦人勸我打消貸款的念頭，我知道自己已經 62 歲，無法承擔還款。我在講台上充滿信心，但是私下卻感覺惶恐，夜裡起床如廁，坐在馬桶上哭泣懇求主，租不到，不能貸款，現金不夠，我要把媽媽帶到哪裡呢？主阿！我忠心事奉你幾十年，是我過去奉獻太多了嗎？

九月十日我打電話給老同學阿肥，問她是否可出九百萬和我合買我住的房子，她說還要和她先生商量。當時，阿肥正要出門，與她女兒有約。阿肥走出家門，看到一位房屋仲介，穿著「永慶」的背心走在巷子裡，阿肥立刻上前問她：「中正區有沒有 1000 萬以下兩房的房子？」「有！正好有一間！」洪小姐回答。阿肥馬上取消與女兒的約會，到店裡看資料，並叫我立刻過去。

因為新冠肺炎的疫情在海外很嚴重，許多人返回台灣，待售房屋非常搶手，中正區兩房的案子極少。洪小姐建議我當天下午就看房子，但是阿肥沒時間，我對此一竅不通，不願單獨看房子，我們約定隔天看房子。九月十一日早上阿肥跟我，還有另一個小姐也來看房子。這棟房子座落在重慶南路三段的小巷子裡，十六坪，兩個房間：入口處是小間

的，最裡面是大間的，中間是客廳，向內的走道，右邊有流理臺，左邊是很小的浴廁。每個房間都有窗戶，光線明亮。小房間對著巷道有小陽台可晾曬衣服，客廳外也有一狹窄陽台。我們對這個房子都很滿意，屋主開價 988 萬。阿肥隨身背了一個包，她竟然帶來十萬幹旋金！

房屋仲介洪小姐了解我的困境，允諾一定會幫我買到這個房子，但她說：「我知道，九百二、九百三…妳都願意買，但是我講低五十萬，就是妳們母女一年的生活費阿！」這位來自台中大甲的女孩是如此善良，為我們著想。她說，她感覺上帝在幫助我！一切進行得很順利，當天晚上我們就與屋主在永慶房屋議價了。買賣雙方各處一室，仲介居間傳話。屋主張小姐是台大醫院的護理師，張小姐問我們對屋子漏水的看法，又問九十三歲的媽媽是否能爬樓梯。在她看了媽媽在日照中心的三張大照片之後（其中有一張是媽媽騎自行車），對洪小姐說：「我願意幫助她們！」張小姐減價四萬，說讓我們修理漏水，876 萬成交！阿肥和我喜極而泣！感謝洪小姐，感謝張小姐，感謝永慶房屋，感謝上帝！

進住之後，發現屋子漏水的情況非常嚴重。下雨的時候，雨水不但使電箱下方的牆壁全濕，水還由電箱的通道流到房外的電鈴開關，從那裡不斷流出來，順著樓梯往下流。四樓郭太太說：「這個漏水很難修，妳的屋主和之前的屋主都舉雙手投降了！」我找的第一家店，就是協助浴室無障礙整修的，不來！第二家替我找出了問題，在電箱外牆，可是我們與隔壁棟僅隔十八公分，無法修！表妹介紹第三家，老闆本來沒時間來，但是患有躁鬱症的表妹狂催他，老闆中飯沒吃就來了。這位厲害的老闆說：「牆壁打個洞出去修，修好再作個窗戶補牆壁。」兩萬，修到好！當施工的師傅質疑尺寸差一公分，老闆說：「你把電箱的蓋子拆下來裝窗戶，裝好再把蓋子裝上。」尺寸正好！上帝豈有難成的事！實在感謝神！

現金購屋，九月二十五日我就付清了款項。開始積極整理東西，安排新居的使用，從三十多坪的房子搬到十六坪的房子，必須清理掉大量的書籍和日用品。新居原先的裝潢很好，只有浴室廁所要改善，打掉浴缸，鋪設防滑的石子，裝扶手，門改成拉門。感謝政府提供修繕補助款！這段時候，我還抽空到處送發月曆！真感謝神給我明確地計劃和有效率的工作能力。十一月初修繕完成，我開始搬家。如果找搬家公司，我必須把全部東西一次打包，我天天照顧媽媽，沒辦法做到，因此我自己一點一點打包和搬運。每天晚上媽媽就寢後，我就打包，隔天一早搬一些東西，再回家煮早飯（新居走路五分鐘可達）。早上送媽媽去日照後，我繼續搬家或處理其他事情。

這次搬家是我數十年搬家最辛苦的一次：樓層最多（三樓下，三樓上，均無電梯）、東西最多（我的和媽媽的東西，還有台南老家搬來的東西）、年紀最大（我六十二歲）、事務繁多（我和媽媽的事）。搬書的時候，我爬在每八階台階就說「主耶和華是我力量！」一個字上一台階！三個大書架，每個書架要走二十八次三樓！我竟然一個人搬了大部分的東西，每天吃雞腿飯補充營養。

十一月十日我請一個家具行來搬大型家具，來了四個年輕力壯的男子，力氣大，效率高。新居的樓梯又窄又陡，看到三個大書架和大木櫃一一上來，但是白板上不來，必須從窗戶吊！好險，正好面對巷道的窗戶沒有鐵窗，拆下窗戶，正好白板可進來。白板也不輕，費了一番工夫，進來了！這個小房子的客廳有一面牆壁是 240 公分長，正好放置 240 公分長、120 公分寬的白板。感謝神，聖經教室可以開張了！

獨力搬家兼顧照顧媽媽，十幾天下來感覺很累，雖然有人問我是否需要幫忙，但我擔心這些老朋友的體力和筋骨無法擔負這樣重的工作，不敢答應。十一月十一日一個輔大認識的朋友阿娟主動前來，她是倡議節儉度日的花蓮鹽寮女主人，經常劈材砍樹鋤草，我知道她很有一套。阿娟來幫了我三天，在我筋疲力竭的時候，真是我的救星，尤其是她帶去一些可用的物品，也讓我比較寬慰。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我去日照載了媽媽就直接到新居，媽媽對這個房子非常滿意，跟我開始在新居生活。

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六清早我從中央市場買菜回來，發現媽媽在屋裡扣上了門鎖，我無法用鑰匙開門。我在門外教媽媽：「把開關扳到綠色」，媽媽在裡面東轉西按，就是無法正確操作。我講了又講，不禁責備媽媽，媽媽在裡面哭了！我下樓去看有沒有辦法爬樓，遇見一個男的，鄰居介紹說這是里長。里長叫我千萬不要爬樓，冷靜下來，慢慢跟媽媽講。感謝里長，我回到樓上，思想清晰了，反過來跟媽媽說：「把開關扳到紅色」。很快聽到一個聲音，我一轉鑰匙，門開了！原來，媽媽對我說的話，理解為「把開關向綠色扳」，因此出現的是鎖住的紅色。

失智的媽媽逐漸產生生活上的困擾。我家的省水馬桶有時候無法把糞便沖乾淨，媽媽使用刷馬桶的刷子，不會把馬桶坐墊拿起來，造成刷子上的髒水滴在坐墊上，甚至她拿刷子去攪尚未沖下去的糞便，弄得刷子也很髒。我生氣講她，她就哭泣，真是無奈！我只得把刷子藏在陽台，不讓她用。我也通知日照，她那班的廁所不要放馬桶刷子。

2020 這一年，極為艱難地度過了。媽媽的失智漸漸惡化，我知道未來的路必定不容易，必須向鴿子勇福學習，勇敢就有福！

---

如此坦白，只願上帝得著榮耀。

請勿追查文中提及的人和事件，以免別人受到傷害，謝謝您的體恤。